

看似不印度，却又很印度

□ 撰稿 | 牧 群

说它很印度，是因为故事根据1940年印度人乌达姆·辛格在伦敦枪杀迈克尔·奥德怀尔爵士的真实历史改编，而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印度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，奥德怀尔时任英殖民地代理省长，是惨案刽子手之一。这个跨度21年的复仇事件，时隔103年被印度导演舒吉特·希尔卡尔搬上大银幕，可以说是印度百年反英殖民的历史之镜。

说它很不印度，是因为164分钟的片长不仅没有歌舞，叙事、运镜、表演和整体影像气质也都很不印度，更像是出自欧美人的手笔。

它就是《印度刺客》。其实阿姆利则惨案后印度反英殖民斗争的故事，今年还有另一部印度神片《RRR》。同样是以真实革命者为底色的改编，《RRR》走的是血腥、夸张且脑洞大开的超现实英雄主义线路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拉贾穆里此前开挂神片《巴赫比利王》的配方，此外还借鉴了印度神话史诗《罗摩衍那》和《摩诃婆罗多》，大有将印度革命志士升级为开挂大神的意思。当然，这种手笔并不陌生，用我们熟悉的句式概括，就是“手撕英国鬼子”的故事。

《印度刺客》则完全摒弃了《RRR》及其他印度电影的路数，尝试在严肃叙事的轨道雕琢人物并铭刻历史。片中主人公没有任何开挂技能，言行举止多为写实风格，连行刺开枪的场面，也追求真实还原。为了追求年代质感，影片对当年的英伦场景进行了考古式还原，复原了诸多年代场景。连带影像色调，也是上世纪中叶工业英国的冷色壁纸风，不是阴霾的天空，就是湿漉漉的泥水地，连日落打在水面的光，都泛着冷冰冰的苍白。配合英国主场景的阴冷，印度场景多取朦胧



影像，或夜影婆娑，或晨雾笼罩，或暗雪皑皑，一派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象。

剧本的主体结构类似《公民凯恩》，用一场审讯让观众跟着警方视角进入人物，解构他刺杀的前情往事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，可以用悬疑视角解锁人物，并把二战背景多方势力杂音加注于人物。事实上英国人一开始确实是按照德方暗杀的逻辑来审讯的，满清十大酷刑几乎用了个遍。而当英国人想以“正义”之名审判刺客时，一通反客为主的辩护，将审判者们按在了殖民暴行的“被告席”。

然而影片对《公民凯恩》结构的掌握并不彻底，头尾各有两个相对独立的拖挂——开篇近半小时篇幅讲述主人公1931年出狱后辗转多国并在英伦蛰伏的种种境遇，片尾还有四十来分钟主人公视角的阿姆利则惨案还原——并没有一以贯之地执行审讯解谜或结构故事的逻辑。

阿姆利则惨案点燃了印度人民反殖民的怒火，刺杀事件7年后的1947年，印度彻底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。因为涉及二战背景，乌达姆·辛格刺杀案有着许多天然戏剧外挂，加上君子报仇21年不晚的践行实例，是个荡气回肠的好题材。可惜导演驾驭稍欠火候，学到西方电影一些美学和单镜头技术的长处，但叙事张力和节奏把控不够，整体显得凌乱。

别看英国现如今堂而皇之以绅士自居，在许多人眼里照样衣冠禽兽。直到去年底，还有一个年轻人手持十字弓，闯入温莎城堡试图暗杀伊丽莎白女王，理由依旧是为阿姆利则惨案中的同胞复仇。可悲的是，类似的霸凌和悲剧至今依旧在南斯拉夫、伊拉克、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上演，历史就是一面照妖镜，只要你妖孽本质未除，就很难画皮成人。■

